

自強自立的收穫

我上大學那會兒，還處於計劃經濟年代，學校按人頭髮助學金。根據家庭情況，分為4個等級。我們班享受一等助學金的只有一人，每月23.5元。

這個同學和我住同一個宿舍，來自湖北農村，自幼喪父。每個月領到助學金後，他都會第一時間給家里寄5元。他告訴我，他有個弟弟在老家縣城念高中，靠他供養。我們學校離火車站不遠，課餘時間他經常到車站幫人扛行李。碰上好心的，會給上塊兒八毛的。那時候還不興勤工儉學，他做這一切，都是偷偷進行的。這個同學很讓人敬佩，儘管穿得最破，大學4年，每個學期成績都名列前茅。

畢業後20多年未曾謀面。他目前在政府一個重要部門當處長。3年前，他的兒子考上了我所在城市的一所大學。送兒子報到時，他帶著那個很“潮”的年輕人來看我。

不久前，老同學又突然造訪，進門後一臉落寞：“專為兒子的事來的。丟人啊，有多門功課掛科，有的補考也沒及格。學校發了函，希望家長和學校共同努力，再‘挽救’一下。”

接着又聊到了他的弟弟，他更來氣。弟弟在他的資助下，後來也上了重點大學。畢業後自己創業，成了當地知名的企業家。可弟弟的兒子從小就不好好唸書，好不容易才考了個“三本”，念了不到一年還被學校勸退了。因為天天不去上課，躲在宿舍打遊戲。

他不明白：孩子們現今的學習條件比他當年好多了，可怎麼會成了這樣？

這些年，民生保障有了長足進步，各項保障措施越來越完善，即使家境貧寒的學子，也能找到就學的門



徑。不過，一切全由家庭或社會包辦，未必是好事。要想培養出真正對社會有用的人才，除繼續加強保障外，還要引導學子們樹立自強自立的意識。有個朋友的孩子正上大，暑期朋友給孩子找了份“送水工”的活。看着烈日下扛着水桶曬得黑黝黝的小伙子，我相信，這個假期他收穫的絕不僅僅是學費！

求學，本身就是個清苦的歷程。教育家蔡元培認為，大學之要義，除了研究學問，還要砥礪德行。也就是說，培養吃苦耐勞的品德，學做一個大寫的人，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如果德行走樣，即使碩士、博士畢業又有什麼用呢？

我讀過這樣一個故事：一位知名學者被一所大學邀請去做講座。路過食堂時，不小心把一個學生手里的碗碰

到了地上。學者發現那竟然是一只土碗。學者早年當過知青，知道除了偏遠的鄉村，城里已沒有人用這種碗了。看着學生那身寒酸的穿着，學者動了惻隱之心，說：“實不相瞞，你這只碗是件價值不菲的古董。我出10萬元，你賣給我。”誰知學生說：“你看走眼了，這只是我們家吃飯的碗。你出多少錢我都不賣，因為看到這只碗，我就提醒自己是山里的孩子，應加倍努力……”學者被深深地感動了。此後的3年里，他每學期都會匿名給這名學生捐助全部學費。可他沒想到的是，3年後的一天，那個學生找到了他。此時的青年，從頭到腳都是名牌。青年拿出那隻做工粗劣的土碗說：“當初你準備花10萬元買這只碗。現在5萬元我就賣給你。如果你真想要的話，價格還可以商量。”

學者問：“你真想通了？”青年說：“早就想通了，有錢什麼都好辦。3年前您願出10萬元的價格沒買走我這只碗的消息傳出去以後，我收到了不少捐款……”故事的結尾令人啼笑皆非。學者說：“其實這就是一只家常土碗。既然你來了，我還是願意出1萬元買個教訓。”沒承想青年竟高興地收下錢，樂顛顛地走了。

這樣一個骨頭泡軟了的青年，能指望他將來報效社會？(文/王慧敏)

據報道，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天體生物學家最新研究認為，生命可以促進行星宜居性的發展，並且在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其它行星上可能多次出現過生命，但這些地外生命很快走向滅亡。除非生命能夠得到快速進化，否則它們無法穩定所在星球的氣候。

地球生命是大贏家(外一篇)

能取決於所謂的“蓋亞瓶頸”模型。生命為了保證自己的生存，它們會改變和調節自己所處的環境。地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早期的生命通過調節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最終保證足夠的氧氣量，為其它生命體的出現鋪平道路。不幸的是，對於那些希望見到外星生命的人來說，“蓋亞瓶頸”造成的後果是，其它行星

數十年來，許多天文學家一直在致力於探尋外星生命的線索，但至今仍然未見任何顯著成果。此前一般認為，如果有地外生命，它們要么離我們地球太過遙遠，要么科技遠勝我們，我們無法發現它們。現在，研究人員又提出了一種更為簡單、合理的說法，即我們的努力之所以未見任何成果，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外星生命早已滅絕。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天體生物學家聲稱，在其它的行星上可能存在生命，但它們的生命很短暫，很快就走向滅絕。研究人員認為，許多行星可能都擁有宜居環境，而且也曾經出現過微生物生命，不過後來氣候變暖或變冷讓行星表面變得不宜居。他們最新提出的理論認為，生命的出現可幫助行星控制該行星的氣候，促進其宜居性發展。他們甚至認為，在大約40億年前，火星和金星也都曾經擁有過生命，但是那里的任何生命都未能讓環境穩定下來。最終，火星變成一個貧瘠的沙漠，金星變成一個沸騰的溫室。



研究人員認為，其它行星上，可能曾經多次出現生命，但是幾乎所有這些生命都快速走向滅絕，除非它們能夠進化得足夠快，足以控制溫室氣體以保持穩定的表面氣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天體生物學家阿迪特雅·喬普拉博士表示，“宇宙中可能充滿了宜居行星，因此許多科學家認為它們可能也存在地外生命。然而，早期的生命是脆弱的，因此我們認為它們不可能進化得足夠快到能夠存活下去。大多數行星的早期環境是不穩定的。為了形成一個宜居行星，生命形式需要調節和控制溫室氣體，保證表面溫度穩定。”相關研究成果發表於《天體生物學》雜誌之上。

喬普拉研究團隊認為，宇宙中的生命可

上的生命已幾近滅絕。開普勒太空望遠鏡的最新發現成果表明，宇宙中的岩質類地行星可能比此前認為的要常見得多。

事實上，在一些恆星周圍的宜居帶上，不斷有新的行星被發現。在宜居帶中，液態水的存在是可能的，甚至其它的生命基本元素，如氫、氧、碳、硫、磷等也都可能是極為豐富的。然而，不管天文學家如何努力，至今沒有人能夠探測到可能來自其它行星生命的任何信號。

研究團隊負責人之一、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行星科學研究所天體生物學家查理·萊恩威弗教授認為，地球或許是宇宙中有的生命能夠在其表面站穩腳跟並存活下來的行星。他表示，“地球生命可能在穩定地球氣候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應該找到細菌曾經在其它星球生存過的證據，這將能夠支撐我們的理論。”“蓋亞瓶頸”模型一個有趣的預測是，宇宙中的大多數化石可能都來自於早已滅絕的

微生物生命，而不是像恐龍或人類這樣需要數十億年進化的多細胞物種。

美國天文學家公開宣佈：尋找外星人真相

芝加哥一位天文學家通過媒體向大眾表示，要尋找外星人的真相。

天文學家馬克·漢姆格林(Mark Hammergren)相信，能夠找到真相。漢姆格林是阿德勒天文館(Adler Planetarium)的天文學家，也是一名X檔案迷，他專注於觀測太空星體。漢姆格林經常在阿德勒天文館接到芝加哥上空出現無法解釋的亮光及物體的報告。於是，漢姆格林逐漸開始研究這些報告。

報導說，美國出現現代UFO目擊案例的時間是在70年前，那時沒有披露明確的證據。但是，這並不能說明不能進行研究，尤其是對於天文學家來說不能停止研究。

如果使用谷歌搜索，可以發現芝加哥的UFO案例從未間斷過，從謠傳到理論及猜想，各種說法應有盡有。漢姆格林總是對這些內容進行追蹤研究，因為他相信觀測天空的意義。他相信真相需要尋找，而且真相就在那里。

UFO探索者之一UFO每日觀察(ufosightingsdaily)的編輯斯哥特·華林對此評論，隨着技術的發展，大眾有能力記錄外星人的行踪。華林還表示，需要一種工具鑒別網絡流傳的偽造UFO視頻。他說：“我需要一種強力技術工具能夠發現視頻中CGI是否真實。因為網絡Youtube充滿極多的偽造UFO視頻，我們真的需要知道真相，而偽造的東西對真相沒有任何幫助。”

實際上，天文學家早已對探索外星生命感興趣並採取研究行動。2013年，英國11個研究所的科學家聯合採取行動，尋找外星人。而這些科學家的活動和政府無關，他們使用無線電望遠鏡向太空中的外星生命發出的信號。



不增產的法拉利跑車

1947年，意大利人恩佐·法拉利創立了法拉利汽車公司，生產出第一台法拉利跑車。

此後，法拉利在勒芒耐力賽等諸多知名的世界頂級賽車比賽中，屢創佳績，從而一舉成爲一個備受追捧的品牌，銷量開始不斷飆升，以致供不應求。就在公司上下都覺得恩佐一定會多增添幾條生產線，增加跑車的年產量時，他卻宣佈不僅不會增產，還要嚴格控制產量，並且要求公司每年對外銷售的跑車不得超過3000輛！

銷量被限制，也就意味着利潤被框死，唾手可得的錢居然不去賺，恩佐嚴控產量的意外決策讓公司上下一片嘩然，高層們更是對此深表不滿。面對眾人的不滿，恩佐在一次公司會議上做出了回應，他說：“法拉利跑車是一位絕代風華的佳人，值得所有愛車人的等待和期許。很多人都以擁有一輛法拉利而感到驕傲，更多人則希望將來某一天能擁有一輛。如果我們控制了產量，市場上就不會遍布法拉利的身影，法拉利新老車主的跑車也會因此變得更爲稀有、更爲保值，車主們也會更加榮耀；反之，如果我們不控制產量，讓法拉利跑車到處都是，那麼誰還會以擁有它爲榮呢？”

恩佐最後還表示，增產是短視之舉，而限量生產才是佔領未來市場的明智之選。今天，法拉利公司依然秉承着恩佐的理念，雖然訂單多如雪片，但每年的產量卻嚴格控制在7000輛之內。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法拉利跑車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跑車。

中餐在美國：爲了融入，知道他們多努力麼？(下) 萬澍 | 文

爲何類似東北名菜“溜肉段”的油炸雞肉會以湘軍領袖左宗棠命名？一則左宗棠乃湖南名將，此乃遵循中國人以名人名菜名的傳統；二則表達了彭長貴師傅及其同袍的濃濃思念故土之情。

在冷戰格局下，台灣棲身於資本主義陣營，與美國的經貿聯繫也日益緊密。隨着美國1965年移民法改革，對於亞洲國家的配額限制取消，居民爲求發展和生計，大量湧入美國。這些中餐館的老闆和廚師大多原是三湘人士，他們打出了“湖南菜”的旗號。彭長貴師傅也將他在台北的“彭園”開到了紐約，“左宗棠雞”也隨之遠渡重洋。到了20世紀80年代，湖南菜便和廣東菜在美式中餐的世界平分天下。

《中華食譜》和熊貓快餐：中餐走入千家萬戶
在美國留學工作的華人，大多有這樣的經歷：開車到熊貓快餐，點一份陳皮雞，慰勞自己的“中國胃”。“熊貓快餐”是遍布美國大街小巷的一家連鎖中式快餐店。而筆者這張中國嘴也吃不出陳皮味的“陳皮雞”，則是它們的招牌菜。

“熊貓快餐”創始於1983年，在短短20年間就發展成爲美國最大的中式快餐店。截至2014年底，它已成爲一家擁有1500餘家分點的跨國餐飲巨頭。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熊貓快餐，令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嘗試並喜歡上了中餐。正如劉海明教授所言，“熊貓快餐主要的顧客是非

華裔的美國人。如同20世紀的炒雜碎一樣，他改變了當代美國人的口味。”

熊貓快餐

但是，如果說中午下班吃“熊貓快餐”是因其物美價廉，周末下中餐館子是因爲想換換口味，那麼中餐並沒有在根本上改變美國人的味覺。因爲前者是權宜，後者是獵奇。真正的改變只有發生在廚房里，發生在日復一日的家庭烹調中。

20世紀下半葉，中國菜走入美國主婦的心中，其媒介就是中國菜譜。按照陳勇教授統計，僅在1985年之前，美國市面上出版的中國菜譜就已達85種之多。但是這麼多菜譜中，最具影響力的當屬語言學家趙元任的夫人楊步偉。如果說，美食電影《朱莉與朱莉亞》里梅爾·斯特里普扮演的朱莉亞·柴爾德教會了只知道漢堡、煎牛排的美國主婦如何將飯做成藝術，那麼楊步偉的《中



華食譜》(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a)則讓她們第一次領略到中國烹調的博大精深。

首先，楊步偉將中國的烹調技法引入美國。中國的烹飪技法複雜多樣，且名字紛繁，除了煎炒烹炸這些常用技法外，許多地方性的技法恐怕在國內也對不上名字，對於美國人更是如此。例如，家常炒菜的“炒”在西餐里，就很難找到對應項。當然，我們現在知道它對應的英文是“stir-fry”，但很少人知道這個詞就是由楊步偉在《中華食譜》中創造出來的。在此之前，美國人一直是只知道“炒雜碎”(chop suey)卻不知“炒”的含義。

此外，楊步偉還讓美國人瞭解到中國豐富的菜系。中國人皆知八大菜系，但一直以來美國

人口中的中國菜，其實就是美國化的不正宗粵菜。楊步偉的《中華食譜》就專門提到了中國菜系之別。

加州牛肉面的回鄉之旅

幾年前網上流行過一個段子，說出國留學，上的是加州牛肉面大學。加州牛肉面，其實就是“出口轉內銷”的美式菜。

1972年到1974年間，重慶人、美國加州華僑李北祺以“牛肉面大王”爲號，在洛杉磯地區的唐人街、蒙特利公園、阿罕布拉開了3家“牛肉面大王”餐館，到1979年擴展到7家。之後他在中國以“美國加州牛肉面大王”爲商號，開辦專營店。1985年，在美國從事餐飲業的華僑吳京紅回中國創辦了“美國加州牛肉面大王”。如今在中國的各大機場可以看到這些加州牛肉面的身影。

但是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顯然蘭州拉面比加州拉面要強勢得多。爲何歸來的美式中餐沒有在它的故鄉受到追捧呢？因它早已成功地美國化，卻難以中國化。

中餐在美國的歷史，就是一部適應美國社會的歷史。嘗試融入美國，變得更加具有白人性(whiteness)的不只是華人，中餐亦如此。“炒雜碎”和“左宗棠雞”的同類並非“燒鵝”或“剝椒魚頭”，而是同樣“美國化”的日餐“加州卷”(一種美式壽司)。